

【舜天鲁地】

□李亦

我不讳言自己喜欢城市。城市的规整、洁净、精确、高效、现代气息、科学、教育等等都是吸引我的元素，城市有强大的说服力，那些故土难离的人也抵挡不了它的劝诱，一头扎进来，全不管是不是祸。

城市是农村的变种，城市是农村这只老母鸡孵化出来的鹰隼。最初的城市没有生产，只有贸易，你抱了鸡、他牵了羊，别人扛了粮食按需交换。所有的城里人都来自农村，区别只是进城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一种人进城不是为了交换，他的手上没有鸡、羊、粮食，而是一块石头刻的名牌——玉玺，他靠这块石头，不仅可以让城里人畏惧，还可让千万里之外的人臣服。拿石头的人主宰着城市，城市存在的意义渐渐变得显著。

城市给人的感觉集中、强烈、迅猛，如风雷电闪其势逼人，而农村给人的印象则绵长、迟缓，千万次重复着无意义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在地图上，城市曾是我对那个区域的记忆坐标。一个时期里，城市激起过我无限的遐思和梦想。近现代，各国城市似乎极易达成某种共识，似曾相识的建筑随处可见。这是人类创造力的萎缩，还是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求同？

中国的商业经济是农业经济的分支，中国的城市自然有着强烈的农村血统，早期中国城市就是放大的农村，至今在中国许多城市里还留有这种放大的遗迹。城市先声夺人的是建筑，但建筑只是城市的皮肤（渤海依傍、江河穿越也是城市皮肤的组成部分），城市的一切几乎都在这层皮肤包裹下，有声有色地运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某个冬日的黄昏，我在上海浦东大厦顶层的一个房间里隔窗眺望，城市被夕阳染成橘色，

## 城市的皮肤及其他(上)

有了童话世界的色质，外滩突起的洋楼以它的奇形怪式（因首见）粘住了我的视线。这是一片相当规模的建筑群，它有着不同于中国建筑的开放和张扬，在一个背光的扇形面上，我看到了有别于夕阳尽染的浅黛。那本是极普通极自然的色泽，在岁多年久的任何建筑上都可见的碳原子沉积，却激起了我对这城市的极大好奇。

上海是座年轻的城市，比起中国其他京兆心态浓厚的城市，它可谓没有背景，有点暴发户的感觉。在北方人看来，上海还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城市，事实是上海的规矩突破了北方人的规矩，它的规矩是西洋和当地文明的混合体，北方人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接受和消化的文明。上海人精于计算，善从小事着手，这正是商业和金融的好土壤；上海人新潮爱美，巴黎一款时装上市不久，就会穿在上海人身上。上海文明是嫁接的文明，母本还是中华文明，具体地说就是操着吴依软语的江浙人的文明，他们性柔如水，不善创造，却是学习的高手，他们让西洋文明以最小的信息衰减在上海落地生根。上海快速结束了它的少儿期，脸上有了中老年的肤色，曾经的天真和任性都从瞳孔中淡去，老成持重是这个城市长期的表情。外滩上那些用中国石料砖瓦、用西洋图式建造的片片房居，渐渐成了退伍的地标。

当年的风头依稀眼前，“东方巴黎”之喻仍在耳边。

巴黎享誉世界是很近代的事，除了巴黎人对艺术的热爱，城建也是让它扬名的重要因素——巴黎有着典雅而现代的气度、艺术而现实的色质、干净而明快的肤相，不仅如此，它的时髦、浪漫、温情使它成为西欧独有的精神坐标。它有着可人的肌肤，生动的表情，它给人留下了

完美的第一印象，所有到过巴黎的人无不对巴黎赞叹不已，因为它是欧洲的文明中心。

我常想，文明的初级阶段，是否可以用卫生水平来衡量？用这样的标准来看三百年前的巴黎，文明这个词是否还适合巴黎？

十七世纪的巴黎就有五十多万人，这个可以称得上欧洲首都的城市，当时的卫生状况却实在不敢恭维：臭气熏天，街道脏秽，每天早上一个个便壶从窗口伸出，哗啦啦便溺飞溅。这已经是较有水准的行为，更多的下等人则是随地便溺。在里弄中小便已经相当文明，更有甚者，国王家的卢浮宫也难免被污，它的院子里、楼梯上、拐角背光处，都可尽兴方便。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一些里弄的某些角落仍建有小便池，男人在里弄面墙而溺，行人不论男女，皆若无其事。

西欧人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后，不仅把草房带到城市，还带去了他们的猪和家禽，家家的猪圈都建在窗前，有些猪散养在街上，巴黎近郊时有欢猪狂奔。1131年，奔猪惊了王子的坐骑，王子坠马身亡。在柏林，处理城市卫生似乎比较见成效。当局曾制定过一条法律，要求进城赶车的农民出城时都必须带一车垃圾粪便，以解城市卫生之患。

古罗马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卫生则优于西欧。帝国时期的罗马城，优于西欧所有城市，它有宽阔的街道，街道和房居多用石材建造，还有水管和沟渠，排供水系统遍布全城，设有公共澡堂和厕所，这样的设施不仅在罗马，其他城市也广泛采用。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本名李传敬，代表作有《药铺林》、《双凰门》等）

## 旧雨引心寒

——探访张学良在台两居所



张学良“清泉故居”

台湾的幽禁地点介绍细致，并存有大量照片和实物。房间长廊的尽头挂着一幅张学良的画像，画像之下是他留在这里的诗句：“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张学良的传奇一生令人惊叹，也留下太多太多至今亦无法解开的问号，但这首诗却让我们看到他不为人所知的真实心境。可以看出，即使身边有没名没分、心甘情愿陪伴一个囚禁男人的赵一荻，但作为一个男人，将那份壮志深藏心底，张学良始终心有不甘。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清泉故居”，其实是一件伪品，1963年新竹遭遇颶风引发泥石流，原来的故居坍塌。经过改造重建，成为目前的“张学良故居”。

1960年张学良和赵一荻搬迁到离台北不远的北投，住在一个隶属台湾情报局的“幽雅招待所”。建于1920年前后的“幽雅招待所”，“二战”期间日军将这里作为神风特攻队执行任务前的慰安所。军人出身、主张抗日的昔日少帅，被幽居在日军慰安所，如此结局，可能是对张学良心灵上的一大折磨。

北投之前，张学良曾经被短暂幽禁在高雄的西子湾畔，因为时间短，没有形成规模。北投的张学良故居现名“少帅禅园”，是他在台湾的第三处住所，现今是当地名气相当了得的高级餐厅，地处台北市北投区幽雅路34号。目前不开放自由参观，只允许预约用餐或泡温泉的客人入内，当年幽禁张学良时的那种严谨依稀可见。负责看管张学良的警卫队宿舍还在，对外号称张学良侍卫长的刘乙光将军的住所则改为“小六茶铺”，供应

一些茶点。“小六”是张学良的乳名。“小六茶铺”地处最高点，能够远眺台北的观音山和关渡平原，俯瞰“少帅禅园”的每一个角落。看得出，当时选择这里作为幽禁张学良的地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是煞费心机的。如今，张学良夫妇的起居室改为高级用餐区，以张学良的字“汉卿”命名为“汉卿美饌”。据说，张学良被幽禁此地时将“禅”之理念融入自己平时的饮食起居，“少帅禅园”以此为据，精心研究“张氏理疗食谱”的精神实质以及用料、用火，把张学良的百岁饮食密码巧妙入菜进食，以达到滋身补体的作用。

张学良被幽禁半个世纪尚能活过百岁，是不是真的有饮食密码不得而知，但这位百岁寿星的健康之道的确引人关注。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修养，境界忘我而至，可仰慕而无可学。另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张学良的女人于凤至和赵一荻，正是因为有了于凤至和赵一荻在张学良身边，尤其是在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之后，赵一荻的不离不弃给了张学良极大的生活勇气。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由他父亲亲手培育的东北军，二是赵一荻母子。但是，赵一荻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少帅，直到于凤至从国外赶回来，赵一荻才带着孩子去了香港。1940年于凤至到美国就医，赵一荻又回到张学良的身边，以秘书的身份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964年，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的宗教信仰，也是为了报答几十年一直照顾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这年7月4日，51岁的赵一荻和63岁的张学良这对“牢狱鸳鸯”终成眷侣。此前，他们已经共同度过36个春秋。

蒋经国病逝以后，张学良逐渐开始获得自由，1990年得以离开中国台湾前往美国檀香山，在异国他乡度过自己最后的人生岁月。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在檀香山逝世，终年88岁。一年又100天之后，张学良随他的赵四小姐而去，人生相拥72载，从此共同长眠在风卷浪涌的海岛之上。他们的墓碑上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栖霞这个地方，你越熟悉越觉得像我的老家沂蒙山，故而一路进栖霞境内就觉得亲切、亲近，没有半点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当地的一家刊物要我为其写句话的时候，我即写了：“栖霞：胶东的沂蒙山，我喜欢！”

为何会有此感？

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地形地貌与我老家相似或相近。栖霞是沿海城市烟台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县市，属山区丘陵地形，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又有“胶东屋脊”之称，与素有“山东屋脊”之称的我老家差不多。一样的山清水秀，一样的物华天宝，一样的苹果之乡，只是栖霞的苹果历史更悠久，种植规模更大，文章做得更足！

第十三届栖霞苹果艺术节的时候，有幸至栖霞参加苹果采摘及有关的文学活动，无论走在市区还是林间小路上，永远是看天湛蓝、看水水清、看山山绿、看果果红的境界，心里自然是清爽又舒畅的。外省来的作家朋友好像大都饱尝雾霾之苦，故而格外称赞起栖霞的空气与环境，猜测起令人神清气爽的原因来。有的感慨，过去是城市比农村干净，现在是城市比农村脏，变化好大也快点！有的则分析，城市脏就脏在企业上，脏在工业污染上，脏在一味地追求GDP上。还有的就说，上

【行走笔记】

## 朝霞栖息的地方

□刘玉堂

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急于脱贫，强调“无工不富”，大办乡镇企业，也大都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山区里头，还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养殖业更有生命力一类，再也不要歌颂“大山里竖起了黑烟囱”之类的所谓新生事物了！

栖霞生态好，空气新，以一个外来人 and 外行人的眼光看，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两篇文章。一是既不受外界影响和干扰，也不惧以GDP为标准的各种评比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做好苹果的文章，把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栖霞，你觉得苹果的事情是产业，也是事业；是技术，也是艺术！到处都是苹果的元素，看苹果画，唱苹果歌，跳苹果舞，摆苹果工艺品……二便是做好了水的文章。栖霞风景美，最美长春湖。“胶东屋脊”的群山之间，兀自出现一片比西湖还要大的水面，一派“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气派，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自然使周边的环境增添了诸多灵活性和秀气，也使栖霞的风景之美有了魂魄与灵气。坐船在湖上游览一趟，又坐车在环湖公路上转了一圈儿，真有画中之人之感。看湖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望岸边，果树成林，杨柳依依，你觉得这才是望山见水、乡愁可寄的最佳境界。

再一方面就是栖霞的人文环境与风土人情也与沂蒙山相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同与相近的水土，滋养出来的人的地域性格、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应该也差不多，比方性格上的温柔敦厚、沉稳又坚毅，人际关系上的乐善好施、平和又忍让等等。我几次去保存完好的“牟氏庄园”参观游览，每次都会想到这地方的人应该是特别宽容和敦厚的，无论什么样的运动，甚至是被称作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都没有什么过火或过激的行动，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建设性远大于破坏性。一个北方最大的地主庄园，保留、修缮得如此完好，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造福后人，就很能说明问题！

地域性格的形成，除了水土或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当然与该地的历史底蕴或文脉也有关。栖霞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的故乡，被誉为“东方道林之冠”的大虚宫，便是他创办的，如今的长春湖也是以他的号命名的。我也是到了栖霞，才对先前只知曾被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的丘处机的为人处事始知一二。比方，他那几乎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生。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索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也正是这种心系天下苍生的情怀，才使得他于七十三岁高龄，万里西行，规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寡欲止杀：“欲得天下者，必先止杀，民心所向，治天下之根本矣！”后世的乾隆也不由得称赞其一言止杀、济世有功。

这样的思想或情怀延续下来，酿成温柔敦厚、不过激过火的地域性格，应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哦，那个长春湖，还是烟台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哩，栖霞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这一湖碧水，哪怕影响财政收入，也坚决拒批任何污染项目。

那次艺术节的开幕式上，栖霞市接受了两块匾牌，一是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文学之乡”，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苹果文化之乡”，由此也能看出这地方的文脉与文气。

栖霞的名字好柔美！据说是依据“日晓辄有丹霞流宕，照耀城头，霞光万道”的记载，定名为“栖霞”，意为朝霞栖息的地方。我每次去栖霞，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念头，那就是：它让我看到了美丽乡村的模样！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